



万千人◎著

昨夜军统

你了解真正的军统特务吗？你想知道军统那些尘封多年的内幕吗？
本书以一种公正客观的角度带你了解军统真相。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万千人◎著

昨日 军统

你了解真正的军统
尘封多年的内幕吗?
本书以一种公正客观的角度带你了解军统真相。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日军统/万千人著.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3

ISBN 978 - 7 - 5304 - 5010 - 9

I. ①昨… II. ①万… III. ①军统局—史料 IV. ①D693.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0721 号

昨日军统

作 者: 万千人

责任编辑: 马光宇

责任校对: 黄立辉

责任印制: 韩美子

封面设计: 纸衣裳书装

内文排版: 学知益众文化传媒工作室

出版人: 张敬德

出版发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传真: 0086 - 10 - 66161951 (总编室)

0086 - 10 - 66113227 0086 - 10 - 66161952 (发行部)

电子信箱: bjkjpress@163. com

网 址: www. bjkjpress.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字 数: 331 千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4 - 5010 - 9

定 价: 38.00 元

 京科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 印装差错, 负责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本很随意的书，如果它可以叫做“书”的话。

说随意，并不是指写作的态度，态度决定命运，那岂是可以随意的！

我说的随意，是指写作的方式。

首先是体例，不甚严谨，岂止不严谨，简直就没有体例。

由于这本书最初是网上连载的一个帖子，为了吸引大家每天来看，不得不借鉴评书的某些做法，讲到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不说了，且听下回分解。

但是，我没有袁阔成先生、单田芳先生他们那样的本事，人家也是每次都给你留下一个悬念，还能保证每一段都是半个小时。我不行，所以弄得每一个段落长短参差。

第二，率性而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造成枝蔓太多。有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扯进一个不太相关的话题，每每引起大家抗议，但改进不大。主要是个人觉得所谓写作，本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如果设限太多，一“累”了就不爱写了，所以这一点还请大家原谅。

还有的朋友觉得我写得太慢，经常来信敦促。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一个呢，怨我自己，刻苦有余，奈何才气不足，所以写东西很费劲；再加俗务缠身，每天平均 1000 字，已经费了牛劲。想当年高阳先生说他每日必写 3000 字，真是了不起，晚生比不了。

从客观上说，这个题材比较特殊，资料的收集有点困难，颇多的事情众说纷纭。有时候，为了查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东西，比如核实一个生卒年、或是一个籍贯，都要费上一天的工夫。

不过，也正得益于此，笔者可以不谦虚地说，这本小册子中谈到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每个人物口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依据的。

没谱的事，我是绝对不写的。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些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一点了。

万千人

2010 年 8 月

目 录

第一章 军统的前世今生	1
一、复兴社——传说中的“十三太保”	1
二、后来者居上——戴笠执掌特务处	2
三、特务处的“天敌”——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4
四、双峰并峙——“中统”与“军统”	5
第二章 特务们是怎样练成的	6
一、军统特务训练的滥觞——“洪公祠特训班”	6
二、军统特务的“摇篮”——浙江警官学校	13
军统“三毛”	14
曾见过孙中山的文强	17
军统里的外交家萧勃	18
“浙警”的女特务之一——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	19
“浙警”的女特务之二——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21
参加工作早就是占便宜	22
三、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	24
四、生于“八·一三”的战火——“青浦特训班”	30
第三章 军统三大杀手之“笑面阎罗”王天木	33
杀手原是检察官	33
军统“外勤”工作的先驱	34
张敬尧案	35
英雄落水当汉奸	41
给自己下毒药的王子襄	42
第四章 三大杀手之“辣手书生”陈恭澍	44
吉鸿昌案	47
石友三案	56
殷汝耕案	72
第五章 特务之“星”闪耀上海	89

昨日军统案

第六章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	95
第七章	惊天大案	141
	日人藏本失踪案	141
	中央党部刺汪案	149
	王亚樵案	162
	杨永泰案	171
第八章	兵不血刃 粉平“两广”	193
第九章	西安事变	235
附录：看《潜伏》话“军统”		309
后记		316
主要参考资料		317

第一章 军统的前世今生

关于军统，我们尽可能讲得轻松些，少讲什么组织沿革啊之类的，那个大家可以去看历史书。

“军统”是个泛称，其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抗战期间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抗战胜利以后改为国防部保密局。至于1949年以后叫什么，那得另外写一本书。

所以，讲“军统”，要从复兴社特务处开始。

一、复兴社——传说中的“十三太保”

这个复兴社，简单地说，是一个忠于蒋介石的组织。

复兴社的成立，最初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介石看了这份计划书后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滕杰，1905年生，江苏阜宁人，军校四期毕业。

滕杰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他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人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所以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彪、胡琏、张灵甫，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是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

民、曾括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繁、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笔者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好汉有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十六。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十四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二、后来者居上——戴笠执掌特务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那没办法，历史原本如此。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同时兼任侦察科长）。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

郑介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笠的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者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介石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其才。

后来戴笠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国民党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戴笠以他手下的“密查组”为基础，组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

在此之前的1931年秋天，戴笠和蔡劲军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的名义，分别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叫做“密查组”，戴笠手下这一伙儿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

关于“十人团”究竟有谁，按沈醉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麟。

沈醉本人并不是“十人团”成员，他说的话，不一定准确。

与“十三太保”不同，“十人团”是有着具体标准的。

邱开基是特务处最初的两个科长之一，郑介民是侦察科长，邱开基是执行科长。据邱开基回忆，戴笠曾对他讲过，所谓“十人团”，指的是特务处还没有成立之前，就与他一起“义务”地为蒋校长搜集情报的十个人，这其中，包括周伟龙，其他还包括谁，戴笠没有说。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梁干乔是特务处成立以后才加入“团体”的，黄雍则一直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工作，根本没有直接参与过戴笠的情报工作，显然不在其中。

按乔家才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张筱高、王天木、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麟。

这其中，少了梁干乔、黄雍两个人是对的；多了两个人，王天木是对的，他很早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帮了戴笠很多忙。张筱高则不知何许人也。

在这份名单中，明显拉掉了一个人——从进入军校六期就一直与戴笠、徐亮形影不离的王孔安，这才是真正的“十人团”当中的最后一位。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办事，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当时胡宗南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这个鸡鹅巷53号就是胡宗南的驻京办事处，戴笠给他兼着驻京办主任。后来特务处成立，胡宗南将这个院子送给了戴笠。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改变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8年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局的了。

三、特务处的“天敌”——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左右，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从分工上来说，两家各搞各的，党务调查科做党派工作，特务处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四五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国民党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伊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非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

即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中影射的那位“易先生”）。

四、双峰并峙——“中统”与“军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暂且不表。

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但蒋介石明确指出，实际的工作由副局长来负责。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力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在贺耀祖之后，还有林蔚、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掺和这些烂事）。

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笠死后，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去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至于“中统”，则于1947年改名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又更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第二章 特务们是怎样练成的

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培养自己的班底。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一、军统特务训练的滥觞——“洪公祠特训班”

1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三道高井洪公祠，原是《中国日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就设在这里，“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借用的也是这个地方。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3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既然是培养特务，总得有一个选拔的过程，不能扒拉脑袋就算一个。据军校五期生喻耀离回忆，学员们是通过“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选拔出来的。当时，正在接受培训的喻耀离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于某日到洪公祠报到，并特别警告他，此事不准告诉任何人。

喻耀离还以为是“提前分配工作”，特别高兴，美滋滋地赶到洪公祠。

一看有 30 个人，都是军校同学，谁都不知道来干什么，又不敢互相打听，彼此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几天开学了，才知道是培养他们当特务。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陈恭澍，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张敬尧、王克敏；从 1932 年参加工作，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后来又跟“军统”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刘乙光，生于 1898 年，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毕业。

刘乙光只比陈恭澍高一期，岁数却比陈恭澍大了“一轮”之多，陈恭澍在五期生中属于岁数小的，因为他是初中毕业就考入了黄埔，入学的时候才 15 岁，比规定的入学年龄小了两岁多。而刘乙光则是师范出来进的黄埔，在四期生中属于最大的那一拨。

说起刘乙光，此人一辈子几乎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并一步步地晋升为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少将，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 15 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翁光辉，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徐志道，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丘尧勋，军校五期

唐焕文，军校六期

戚南谱，军校七期

杨英，军校七期

徐远举，军校七期

王一士

郑兴周

另有 13 人，没有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2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惟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是当时的参谋本部二厅厅长申听禅，副主任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磐，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这个“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

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

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

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李士珍，1896 年生，浙江宁海人，军校二期。

李士珍是国民党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历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去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出版过《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大家不要以为李士珍是光会埋头著书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熏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吗？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上课的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有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旧得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士珍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3

训练班的开学典礼，据喻耀离回忆，是在1932年4月1日。

按：1932年4月1日，实际上就是特务处成立的当天，以后多少年，“军统”都要在这一天举行“四一大会”以示纪念。自1946年以后，由于戴笠在当年3月17日飞机失事，遂改为“三一七大会”。

由于训练班已于3月开班，实际上是补办开班仪式。“蒋校长”亲自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那个年代，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

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大家宣誓完后还要把每个人手中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人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一项极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据喻耀离回忆，蒋介石当时说：“特务人员，是个无名英雄，为国家民族的灵魂，做领袖的耳目。特务工作是一种非常的工作，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方可达成所负之任务。特务工作是一种终身职业，不得中途变更。”等等。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支的拆卸。

按：枪支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笔者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也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像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难事。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式”手枪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敲两下也够呛），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式”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跟AK47一样，只要打到要害处，肯定一枪毙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对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通讯。就是《潜伏》中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驾驶。包括卧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有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笠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醉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这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不清楚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主要有以下一些课程：

行动术。理论性内容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潜伏》中陆桥山那一行，情报是一切特务活动的基础，因此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介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官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会。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早年也加入过王亚樵的“斧头帮”，并且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笠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月笙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前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像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